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財所存猶以億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illegible]。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請行之。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樁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輩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尚書戶部侍郎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案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贓。卻三佛齊使私覿珠寶異香文屬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爲清。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覿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澂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魏憲、康執權之除月日。曆不書。今以後省及逐部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觀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覿。故因覿除命逐書之。恐覿之去留不盡在此日。當別求他書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愼詔令。有如此者。事見五月乙酉。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事見二月壬申。又如吳給、張

闇以言事被逐。（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闇、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成章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景衡薨見五月。慤六月。澤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專。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所爲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甲戌伸改衞尉少卿。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差遣狀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爲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三年七月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日曆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觖望也。

丁卯。光祿卿吳巖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曆皆不載。行狀云。上酉維揚。人情危懼。公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聞之。乃以爲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已於罷工侍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伸劾孫覿、謝克家書及觀圍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巖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

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卽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旋卽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卽鎭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榷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彬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

府、鼎、澧、辰、沅、歸、峽、鄂、岳州、荊門軍。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江、南劍州、邵武軍。淮西四州一萬。舒、廬、蘄州、安豐軍。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萬。靜江府、融、潯、賓、昭州。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爲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

（案）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通收鹽息錢句下。今移附於此。

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州。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泰、楚州。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南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廉、高、欽、化、雷州。率以五十斤爲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興化軍。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爲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此紹興二十五年數。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乾道三年三月癸丑立額。而四川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蜀茶十一月庚子。蜀鹽、紹興二年九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諭滋爲李綱所惡。謫非其罪也。滋去年七月貶。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讌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衞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甡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爲人妄誕。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卽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己卽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世光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具銜乃如此。（案）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哲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朝請郎王贍爲殿中待御史。此據御史臺記。無月日。案贍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爲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爲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爲強兵。昌寓家傳云。二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去燕山二千五百里。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諸兵因之攘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鋒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秦檜既不與徒。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爲賦詩。有嘗膽思賢佐之句云。此以張匯節要。王若冲北狩行錄。趙甡之遺史等書參修。但甡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其詞鄙陋。非眞。今不取。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偏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

癸未。新除衞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詔責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寃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召。是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旣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

〔中興聖政臣圃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雷霆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綯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韡。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傅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澂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韡、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刼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

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溼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甡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在四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曆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卽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降旨復舊。

宣教郎季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

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爲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論之了無凝滯。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臣再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既以留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卽檄鄜延經略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間。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爲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間端以未受命爲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齎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卽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涇原經略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旦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鯤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既得兵柄。則徬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爲瑞。今密爲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爲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尙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　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遽復之。

丁未。東京留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乘民驚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纔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案）原本繫己酉日下。宋史作是秋。鄂爾琨達賚破五馬山砦。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日。今從史冠是秋於此條之上。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眞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呂。即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無井汲水於澗。爲敵斷澗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匯節要。靖康陷金皇族數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西京留守司將官王仔奉啓運宮神御始至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案是月壬子朔）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攀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爲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間。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

遠近。上曰。朕以其私書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曆。

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案）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覿奏也。時夢得屢爲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斂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來上。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澂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爲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爲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者。願取行之。頤浩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量給酒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熊克小曆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皆竭藏。而官兵無所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

欽宗實錄亨伯附傳亦云亨伯爲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蓋自此始。(案)史與克齋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總制之法。創於紹興。非翁彥國所立。彥國嘗爲經制使。未嘗爲總制使也。經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徬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珏、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訩訩以頓兵不動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多昂摩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案)北盟會編無阮師中。輩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銖、孫茂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万俟簾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簾、陽武人。宣、靖間。嘗爲太學錄。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簾家陳乞贈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逢金兵戰死。未詳。多昂摩、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衙。擴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衞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澶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趙甡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三日。逆數之當繫於此日。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間。故遣韓世忠、張

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閤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卽稱疾就醫眞州。瓊並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爲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熊克小曆略載此事於十一月癸巳。與日曆不同。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葉莫繳到吏部公遽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祈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

地祇册文。蒙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敍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從之。是日。案宋史繫甲子日。閤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滎州防御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凶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壍進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揚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留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礦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留滯爲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

罪。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事初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趙甡之遺史云。先是詔求奉使絕域者。虛中方提舉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爲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顧文爲監察御史。日曆不書。此據璽記。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襲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爲官兵所執。案宋史繫十一月朔辛巳。

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即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踰月。正彥大怒。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彥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旗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宮武功大夫。而晏

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癸未。案是月辛巳朔。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卽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侍郎張浚請也。初汪伯彥旣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徑令還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熊克小曆。知樞密院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嗣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案)宗澤未卒前有奏疏云。助奸臣贖子與壻子之謀。則其圖歸已久。非倉卒遁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曆。頗詳。克稱爲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惇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增置弓手。實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惇、麻陽人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旣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今年十月。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寃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綱之責。日曆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覈實論修入。綱爲王綯所劾。惟朱勝非閑居錄略及其事。未見全章。綯以此月丙戌遷禮書。故且先

載綱謫命於未遷之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案)宋史係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澂押伴高麗使入貢日曆不書會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據朱勝非閑居錄云爾張澂押伴事(案)日曆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澂近押伴高麗人使與賓客言甚知體然此時高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澂等奉常平法時上語亦不知高麗人入朝無本日澂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伴事俟考(案)宋史係辛巳朔

既見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答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綯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澂試御史中丞給事中孫覿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書舍人右司諫鄭瑴試右諫議大夫日曆於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曆併綯澂書之(案)日曆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澂尚帶舊銜豈非未遷時已上此奏而後乃行之耶(案)吏戶部題名頤浩夢得覿之除皆在十二月而澂十一月間常押伴麗使則未應已爲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頤浩夢得覿之除有月而無日瑴之除有日而無月澂之除有年而無日至綯望之除又全不見(案)十二月五日望奏民間習射事已繫舍人銜而澂實代綯望實繼澂則在十一月也今因頤浩夢得除命遂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頤浩在版曹嘗乞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徙

九女澗遞卒王安擅拆東京留守司遞角事聞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眞、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

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感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曆載此事於十月九日庚申。蓋因汪伯彥時政記所云而未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尚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已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政日曆差一月。熊克小曆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淒然良久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頷之。日曆載此事於十月十一日壬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曆附此。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今年正月。金人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防州。聞金人至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丹州界於鄜延之閒。庶乃自當鄜延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趨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

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統。孰與李綱救太原之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卽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資以貴戰士。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帥所部力戰。坐於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敲而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瓊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乃以其軍付瓊。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依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於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卽軍中誅庶而奪其

兵。乃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瓊不應。會有告瓊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瓊。謂中孚曰。瓊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瓊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瓊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使折可求誅夾攻虜。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濃戰於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軍中。復謀爲變。俊執而誅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二月庚申。今從日曆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知福州吳巖夫移知南劍州。此恐與十二月丁丑所書余深奏置江常事相關。當考。

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祕閣宇文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

犯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略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僞爲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帥。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爲軍民所踐而死。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古亦爲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閉德之陷。史無日月。趙甡之遺史附於濮州之後。日曆。紹興元年七月一日。鄭建古妻傅氏訴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圍閉本府戰守陷沒者。必得其實。但以不見本日。故著於此。龔頤正忠義錄云。棣巷戰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爾。與甡之所記不同。頤正所錄。又以棣爲顯謨閣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遷密直。遷其顯謨閣學士。未知在何時。亦當考。於是有言粹中死事者。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曆、會要皆無之。惟季陵外制集有制詞。略云。一城之人。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實痛之。

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眞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爲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於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案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祕閣權州事。建炎元年五月升直徽猷閣知相州。卽此人也。澶相之陷。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

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淸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爲奉議郎。假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

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於澶淵。時河北紅巾甚衆。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薄。因留不遣云。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罷。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賊盜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倣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卽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於行宮常明殿。　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爲保靜軍承宣使。煥嘗爲上言。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於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於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敏強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李彥、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賞給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殿用習儀二十人詣壇行禮。

中興聖政。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宋之舊。嗣守神器。適歲當郊。祇見於皇天后土。大懼非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陰凝翳。震於朕心。罔燭靈旨。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霧澄霽。迄用成禮。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安全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言達於予聽。必忠必誠。毋奪於私。凡曰有官。君子飾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者。暨爾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毋傷於民。毋害於國。中國爪牙之臣。敵愾戡難。毋貽名節。羞軍民戰士。咸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終爲暴。　臣酉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懼非德。弗獲顧歆。覩煩陰凝翳。震於朕心。其爲小心翼翼至矣。蔵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霧澄霽。迄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馨聞於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蓋恐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武功大夫。達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葉濃之功也。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故能坐收三紀又霽之功。用傳於聖神。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干戴同符矣。嗚呼偉哉。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與薦送者。卽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八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眞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刹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捕赴祁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爲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左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蘄州人。嘗見有認富家爲父者。所得甚厚。意

欲效之雖加箠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爲實眞狂人也。乃釋之。尚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學士院。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上之享太廟也。祕書少監林邇讀祝文。而失於恭恪。邇汪伯彥客也。臺諫欲論其罪。黃潛善遽擢邇爲起居郎。既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此事日曆全不見今以張澂劾潛善等章疏修入。澂章疏無邇名。(案)祕書省題名。邇今年十月自少監除左史。而後省題名無之。蓋未上也。然朝獻失儀。當在十一月拜郊時。題名云十月。恐誤。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爲工部侍郎。此事日曆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分析致仕狀修入。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於絳州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既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於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方具香花於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爲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案)宋史作賓。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遂徐圖之。曲端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績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長安已陷。而綸碑乃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誤矣。其實戰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

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案）宋史作蓋進。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渡河。其前軍準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其衆千人降於東京留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爲潰卒所推。亦降於充。充皆以爲將。

十有二月。（案）是月辛亥朔。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於奉國寺。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從之。令尚書省立法。（案）宋史係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彥深、罷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鄰州編管。時言者論彥國本屠沽飲博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與趙子崧締交結黨。以觀時變。挺素無行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輩縞素延客。自稱義孫。則所養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觀朝廷正綱之罪。心懷忿恚。神識如癡。望倖賜罷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觀子也。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召頤浩、葉夢得、孫覿、張澂討論常平法事。頤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還

常平司糴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還糴本在三年正月庚寅。今併書之。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日曆繫此。但日曆於去年十一月癸亥亦書此事。蓋重疊差誤。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論者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郎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帀。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僞豫傳增修。趙甡之遺史云。李成侵濟南府界。擾於外邑。濟南堅守拒成。求救於滄州劉錫。會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來矣。即不爲守禦備。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案)此與諸書不同。疑得之傳聞。今不取。熊克小曆云。尼瑪哈遣人啗豫以利。豫遂納款。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豫傳削尼瑪哈名。庶不失實。豫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己酉。(案)汪藻撰郭永傳云。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當在此時。但未知的日耳。日曆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權邦彥敘官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救奪得出。奉聖旨。疾速發赴行在。或是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旨。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齎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戊申。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卽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礮。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詞。遂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尙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塾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卽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爲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旣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

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頓首謝。此據伯彥所進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嘗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爲汪、黃所不悅。繼以潛善同相。則必爲潛善所排。綱於此時。愈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耳。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事以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加檢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賓忿怒不平。御使中丞張澂劾賓本綱

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卽於經筵留身。除用偶後他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旣得充、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爲塞。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於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爲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澂薦也。澂言。僞楚時有自列卿而爲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蕃、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爲人。願賜褒擢。庭秀先嘗爲臺屬去。故遂擢用之。　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曈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衞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祕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案）宋史深、昂並分司進昌軍徽州居住。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州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像君命。自印杭州。

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於吉州。日曆、深、昂責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責命。今從熊克小曆。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錫緡錢。責之募戰士。

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及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爲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爲備。浚率同列爲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浚參贊之除日曆不見。平江記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建炎三年】歲次己酉。金太宗晟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是日。賊貴仲正引兵犯岳州。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於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責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太府卿程邁爲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貺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祈請副使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爲朝奉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使還除知楚州。亦誤。誨知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與小教頭張

成率衆據濰州。梟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紹興六年二月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曆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置銜。則其死蓋在去年。當考。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於壽寧寺。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案〕宋史作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疊。〔案〕宋史作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眞臘國王金裒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吳得體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草二帥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語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卽以興知

虢州。興起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以洪皓松漠記闕參修。皓又云。女眞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案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斡喇布已卽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晟以爲疑。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留守。又受招安。屯於京城之南南禦園。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金人旣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

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劉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爲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守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爲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運副使。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二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寇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爲魚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阨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眞。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

時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巋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盧、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遊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聲栰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迄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

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鈔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澂劾黃潛善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一日也。朱勝非聞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伸劾疏全不同。日曆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遣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皋。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皋、成之圖己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旣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己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縋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旣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塡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

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舍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　時知潁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陳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旅榜招之。昌寓見味道。使人探其囊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於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據復家乞恩澤狀云正月二十七日。　初。宗維自襲處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興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忠節。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於沭陽。世忠在

泗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克小曆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爲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案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今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州。入海聚衆。自此輔逵聚衆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寬而去。於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云。陷陣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祓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遵最孫。祓、清臣子也。呂中大事記曰。金之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秦州之曾班。泗州之呂源、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氈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

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源事並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金兵至泗州近境。瑾引兵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蹤半日。榮鬬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卽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錄修入。熊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戶部尚書葉夢得卽具舟檝。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松、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戍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鬬志。未至淮卽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鎭。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旣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爲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卽介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衞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鍔、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熊克小曆作大理卿黃鍔。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商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曆。又日曆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徽爲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徽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邂逅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徽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徽竟死。朝廷後知之。卹其家甚恩。聖徽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於此。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於瓜州鎮。得小舟。卽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衞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瑴請幸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瑴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

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爛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曆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舳艫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閘。盡膠泥淖中。金兵取之如拾芥。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鎭江。宿於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詔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彬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彬同寢。上解所御絲背心賜之。士彬、仲維子也。商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鍔。韓王生鎭海軍節度使仲維。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眞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眞州而去。眞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於江中。中興聖政張匯進論曰。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

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爲敵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案匯全論見是年十二月己丑此係節文

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尙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爲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尙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尙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十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爲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鎭江止捍得一處若

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此以三月十六日鄭瓛劄子修入。瓛疏稱內侍陳悚動之言。卽時南來。瓛時爲諫官。當得其實。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衞涕泣。語言不遜。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衞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衞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卽上馬行。以龍圖閣學士知鎭江府錢伯言爲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遞。此除日曆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宮祠狀修入。頤浩爲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鎭江府。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鎭。淵留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鎭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爲號。淵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

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上離鎮江日曆在癸丑。熊克小曆在甲寅。按朱勝非閒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梓勤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金人入眞州。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之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金人揭榜於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餘人。自邵伯鎮往太興。後爲薛慶軍者是也。趙甡之遺史云。金人榜上樊衡云東南道都統李堇東南道副都統李堇東南道都監凡三員。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爲變。以夜縱火爲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此據孫觀撰李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曆不載。建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番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瓊。命斬於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杖逐之。瓊所部與格鬬。因入城焚掠。紹密死於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爲灰燼。久之。贈紹密太中大夫。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熊克小曆。瓊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誤。單頤正中興忠義錄云紹密以守城爲金人所殺。

證會要之誤。而頤正又因之。日曆。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往不從。反留亡夫。不肯放出。亡夫罵賊。暫不負國。遭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來他書參考。

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興。疾從上南渡。遂卒於鎮江。六月丁亥降旨顯歸。

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曆。丙辰。次無錫縣。今從日曆及巡幸記。縣令任讜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奬。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祕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於朝。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章疏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眞州。靳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城向子忞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爲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爲首者。子忞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於望江橋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臠而食之。子忞、子諲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爲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

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於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爲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亢齎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楙弟也。　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

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閒居錄。趙甡之遺史。維揚巡幸記。參修。遺史稱進及淵於呂城鎭。淵數其罪。收斬之。日曆亦稱淵斬進於馬前。皆與閒居錄不合。然閒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曆在甲寅。熊克小曆在乙卯。閒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案〕勝非以初八日離鎭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閒居錄載進自訴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滨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於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爲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鎭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鎭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白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州非大臣鎭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據閒居錄。日曆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控扼等事。蓋後來所降省劄也。勝非再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漑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閒居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曆及張浚平江錄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閒居錄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郎劉俊民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初。上聞金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

情偽。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劄。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齎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稾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趙甡之遺史云。募使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仲願行。與日曆不同。恐甡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曆。但日曆載此事於初十日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自不與此議。胡安國劾疏何爲以邦昌事責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增入。

是日。金人陷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走。道遇葛進退兵。乃知青州尙爲朝廷守。卽趨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錫已見元年六月己酉。金兵至城下。通判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上次秀州。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爲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詔通判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鎮江府。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爲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

州羈管。顧羈管本末日曆不書。但今年三月鄭鼐論錢伯言章疏中略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於內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維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熊克小曆。頤浩除命於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臧梓勤王記。梓所記又云。聖訓丁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於鎮江。蓋二人非同日受命。梓記頤浩事。必得其眞。但以頤浩受命在壬戌。而頤浩奉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置制使。皆與日曆不同。(案)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是以差誤。今姑從日曆。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制。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致誤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見之明。然不知俊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平爲泛海防扼。自太平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沿淮防扼。自池州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閒道之杭州。至是來迓。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劵厤。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寧寺爲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爲升暘宮。葉夢得爲上言。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閒。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士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閤門宣贊舍人石贇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卽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謾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翌。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

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略曰。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間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鑾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詔不許。　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膚敏試尚書刑部侍郎。　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侍其傅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十一月丁未放還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瓠馬伸、殺陳東、歐陽澈、龍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簾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中興聖政。一日。）

呈進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白。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面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爲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爲尚書郎者。咸得明揭等於從官。雖然。衆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距雜收。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睿鑑英接之樂。是其所以爲全盡也。唐陸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眞贋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眞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眞可爲萬世之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顚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卽再伸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卽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爲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　詔廉緣金人曾到州軍逃避守貳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爲親衛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鎭江府駐劄。　朝奉郎劉誨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沖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沖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　武顯大夫文州刺史韓辯御輦院潘永嘉罷。　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擐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眞、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

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渡鋪以使臣一員莅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　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　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案〕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留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眞、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於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舁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爲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澶、濮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鈔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司使。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衞。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拒。斥堠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爲眞。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

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呂中大事記。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於秦廷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爲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茇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卽位南京。此肅宗卽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爲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耶。澤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耶。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志行。綱去則澤志沮。澤在則盜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黠逃遁。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瑴言。陛下南渡。出於倉卒。朝士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爲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望下此數州。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官。各具官資姓名。申尚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危。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剗刷民匠赴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爲例。 尚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腳三嶺爲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翻措置千秋嶺外。內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說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尚書水部員外郎詹太和措置襄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佑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嶙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腳嶺。宣義郎王嘏充統轄官。控扼常

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糧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匹兩爲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說、嘏皆常守把有勞。爲葉夢得所薦也。太和已見元年正月。既而以子嶙直祕閣。知秀州。大和直祕閣。爲淮南轉運副使。太和乞致仕。許之。太和除淮漕及致仕日曆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太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四年四月乙未可參考。門下侍郎顏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便。所有執政官張蓋設狨座。欲權暫撤去。俟回鑾日如舊從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聞敵退。渡江至眞州。收權貨務錢物。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有潰兵宋進者。初爲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掠。推錢糧官裴淵爲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趙甡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楙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案)日曆不見班行遣。紹興元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得旨。俟任滿日再任。十二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管。則楙、開有請當在此時。甡之少誤也。(案)北盟會編。班、兄楙弟開。

壬申。呂頤浩遣閤門祗候陳彥入揚州。　詔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並罷。用尚書左丞葉夢得奏也。　觀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尚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爲吏部侍郎。　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開說補授因依。俟事定日依舊。

癸酉。斡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卽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沭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台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釜、大名人也。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浚平江府節制。　詔陳東、歐陽澈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

伸贈職。日曆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五年正月伸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銜修入。

命尚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奬。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至意。　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後殿引三班。　直祕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匹。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兵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卻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案)日曆及諸書。俊乃上未至杭時遣戍吳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也。今得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

都統制曲端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者使。　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軍府王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瓊爲御營前軍統制。瓊表請幸西川。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　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逵、韓京數人而已。逵後隸韓世忠軍爲押火。洑陽之潰。逵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及是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爲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黄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於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之張莽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甡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令不得攻城。違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晡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爲宣奉大夫。熊克小曆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曆在己卯。按勝非閒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晡入見。則降制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眞。今從之。

初。金人犯泰興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閤門祗候。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喚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宜勉之。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此以鄭純所作序及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爲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略不爲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蹙。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隳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爲固。信王脫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

不啻數十萬。顒望王師。相爲策應。奈何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略不爲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按）北盟會編載擴疏二千餘言。此係節也。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勢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置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檝。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按）宋史繫己卯朔。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爲亂。上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得。勝非入相。

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卞山。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初四日面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纔旬日。何爲遽罷。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張澈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體。遂罷。上曰。數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其閨門。其言可駭。恐宰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面他在此。待降出書本令卿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留。上曰。待他有請。卻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按)此所云與其行述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罷。免。無容不知。趙甡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罷爲資政殿學士。益之罷日曆不書。似因張澈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響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受爵祿。我何不爲大賈富商耶。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覿試戶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爲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畢退。卽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爲言。朱勝非奏。宜倣藝祖初議權

時制宜。行在爲京師。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齊賢、兗句人。渲化中宰相。龍克小曆以虞卿爲建安人而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曆又云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曆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部員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言時未爲倉部。克誤也。勝非閒居錄亦不云虞卿爲何官。今闕之俟考。　浚又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對封往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給之弊故也。　尚書金部郎中李迨、員外郎高士佃爲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爲主管車駕巡幸錢糧官。　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　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事見二年十月。又淵既薦正彥。後檄取其所予兵。事見二年二月己卯。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

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囊橐。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所寄贓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貲。又以所供文字。一一追來。違拒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官搬家舟亦數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彊占民居。彊市民物。衆皆怨憤不能平。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曰。王淵爲都統制。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便有不守揚州之意。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行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衆人共爲之。朝廷必不能徧罪。姦謀蓋自此始。是日。宰相朱勝非留身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行在錄云。壬午。傅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于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皆免將。皆進呈書押故事。今淵既兼都統制。於武臣尤有利害。臣欲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按)是時諸老不在杭州。必傅正彥云云。而勝非有此請也。今掇取附見。傅等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集於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即苗也。金。即劉也。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去。勝非即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此以朱勝非閒居錄修入。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

爲沙魘。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龍。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於市曰。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尙循故態。爲惡罔儉。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閹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待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愼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爲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居。傅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旣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衞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於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刃守宮門。宮門亟閉。時尙書右丞張澂方留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行在錄云。是日夜漏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漏未盡時。今不取。勝

非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澂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逵等介冑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閹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臥前廁。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主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潰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院。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爲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埽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忠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淸漏閣仰塵上。衞士擒至閤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卽樓

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君卿、鉅鹿人。終瓊州刺史。履既死。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卽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籍褥。王庭秀閱世錄云。上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趙甡之遺史。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凶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設

帷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又肩輿至門下。(按)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乘小輿至。不肯上樓。勝非時爲宰相。必得其眞。今從復辟記。傅、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制統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臂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傅等請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竹輿。今兼採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繼至。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內侍康隨又宰臣黃潛善、汪伯彥。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逮金人暴至。急幸浙西。乃留御營半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妨。乘禁衛有怨怨心。軍情疑貳。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勸傅、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隨。內侍輩。陰圖不軌。先報御龍直謀叛。

王淵彈壓淵出就馬上中槍而死禁衛求見康隨隨出被殺遂聚譟於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傅正彥乃出檄文示勝非且言軍叛傅等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奏稟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擊帙約衆曰太后孃孃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召傅正彥問之對六軍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還與他管事乃抱登門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蓋惇得於傳聞今不取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燭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事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遵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凶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於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攘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朱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

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洗足。使諸將立於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凶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資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凶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案〕史作顯靈寺。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上移御之日。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閱世錄云。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閒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纔有旨以睿聖爲宮名。與日曆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曆云。以杭州顯靈寺爲睿聖宮。〔按〕顯靈寺已爲尚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閒居錄云。正夫賜第也。伺察中官事。亦據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制曰。朕以沖幼之資。承傳序之休。比者大國侵陵。奄至

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驛吳江。深慮敵人。指爲疊隙。興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勒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詔曰。王淵身爲都統制。車駕駐驛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尚書皆出榜曉諭。以言官多闕。命侍從共舉可爲臺諫者二員。尚書右丞張澂兼權中書侍郎。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爲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試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季陵爲起居郎。朝請大夫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爲殿中侍御史。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陞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祕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船吳說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兼提舉市舶。說、錢塘人也。蒙、說之除日曆不載。此據王庭秀閣世錄增入。以無月日。因允之遷職附見。

朝請郎兩浙轉運副使范沖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王琮爲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至是張澂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世忠此除日曆

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職。遂書之。更須參考。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留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謚端節。丙戌。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夤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歌詠盛德。況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愼。仰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卽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赦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祕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浚詣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入杭。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摭亦遣進武副尉魏傅齎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傅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槩、依政人。摭、頤浩子也。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趙甡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榮州防禦使京

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河陽楊進爲汝州觀察使。進之除日曆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首句云。朕以眇躬嗣承大統。蓋明爵覃恩。故且附見郭仲荀之後。當求他書考其本日。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季質復爲起居舍人。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陞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逵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爲所取必矣。當早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據勝非閒居錄乃初九日事。故附於此。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孫覿撰李謨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吏聞赦皆失色。獨呂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爲江東漕。白之曰。樞省大臣。盍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後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按）勤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浚平江實錄亦云。收頤浩九日書云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故接謨以他語耳。覿嘗爲頤浩所斥。又誌文出於呂氏家破之後。是以妄詆訾之。要非事實。故不取。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沖幼乎。灼知

兵變無疑矣。頤浩卽走入杭伺賊。幷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淸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尙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舊爲蔡絛客。二凶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祕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假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並爲先期告請使以行。朱勝非閒居錄云。三月十五日。二凶堂白曰。某等日前有二劄子乞改年號。移蹕建康。未蒙施行。昨晚再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勤王所乎。皆曰。聞之。馮康國來。頗知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凶不語。余問執政。皆曰。必不靜。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變。二凶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何。余曰。此則已有愚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節制使。乞於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至平江。更揀一萬人將至江上。於建康上下分布屯守。以爲藩籬。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彥曰。建康用武之地。願得從行。酉苗統制防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適來說平淸相遇必不靜。正盧諸將不相下。某獨往必無事。二凶唯唯。復曰。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雖聞敵背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凶又曰。年號須早改。人言建炎多盜炎字是兩火。況亦只是虛名。無甚利害。余曰。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卻有利害。遂退。食後與執政聚議。因問早來二將白事。某應答無錯否。皆曰。無錯。惟年號事彼似不曉。余曰。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盧藉口惑衆。今後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

何。皆曰。善。遂擬定召王孝迪、盧益、密院準備差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批旨。班退酉身奏言。昨日二凶到堂。催幸建康。改年號。遣和議使事。遽以得旨尙有曲折。更合條陳。移蹕事已如此答之。彼恐奪其軍。必不敢復言。年號亦不曾許。太后曰。再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卻恐別致生事。余曰。賊已無能爲。反正事今則人人能言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裏。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敵騎囤於江北。秋冬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若遣使。金必僞許。挾二凶之變。皆害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泣曰。老身豈能處置如此難事。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畫。余曰。事誠可憂。然不必煩涕泣。臣曾深慮。昨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金帥所在。先遣小使。卽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親遭事變。未必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語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訴呂頤浩等曰。朝廷便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凶之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喜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召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誡之。至平江。果不行。(按)此時杭州尙未知張浚舉兵。兼浚亦未以勤王爲名。而日曆所載孝迪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在十二日戊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樞。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常寺奏準禮例當避御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朝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李會除中丞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戀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澂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瑴方除中丞。會除命必在此時。但未得其月日。當考。

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廙爲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直龍圖閣王世修對簾前。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

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選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背。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爲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疏。聞公舊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其說。卽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授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禧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厤。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轉禍爲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卽得。世修益喜。於是爲之往來傳道。會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秀水閒居錄十三日余面奏曰。六人者已引禍矣

對何如。太后曰。問勞勸勉。皆如卿言。苗傅劉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劉子乞移蹕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蹕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沿江並無準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不敢擁兵赴召。並面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卻令張浚去。將得千餘人去。余聞呂頤浩張浚糾集勤王兵馬。即是此數。更有續添人。如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聲勢。苗傅等一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歇泊日久。舟檝器械甚備。若移蹕相遇。必致交戰。萬一勤王以人少不利。則賊勢益張。既在道路。姦謀叵測。按此時馮轅未至行在。呂頤浩張浚奏疏亦未到。兼浚雖密有此意。猶未敢誦言誅之。杭州何以遽知。恐勝非所記不審。

太后曰。何以卻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疑二凶。皆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史。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今往來睿堅宮。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傅軍中。以正彥手殺王淵。極銜之。秀水閒居錄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第。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按此時凶焰方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以旬日。或不是此日所奏。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爲不可。秀水閒居錄載勝非語二凶。恐與平江勤王所兵相遇事。已見此月初十日戊子注。(按)此時馮轅方持書至行在。張浚等亦未以勤王所爲名。疑勝非諭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

傅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

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爲言。語未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爲言。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爲然。至是降制。勝非閒居錄載內批於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曆繫之十一月。已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按〕史今年二月小盡。而勝非閒居錄、張浚復辟記皆作三十日。書之。是以多參差不齊。今以諸書互考。繫其的日。但日曆於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卻是據閒居錄所云。其重疊差誤如此。

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章六上。罷煥提舉萬壽觀。煥罷。日曆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日。故因改元附見。未必在此日也。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一日。馬擴除右丞。旨煥之罷。必在此。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江州太平觀。煥遂居忠州。遣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齎詔書撫諭江、浙。燾不受。中書舍人黃唐傳罷爲徽猷閣待制。奉祠。入內東頭供奉官馮益幹辦皇城司。日曆。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勘辦皇城司馮益於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供職。十一日。已丑也。故附此。但未知苗、劉擅命時。益何以得之。當考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覩睿聖皇帝親筆。伏讀再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爲得策。然臣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

身。皇帝以沖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於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勘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靳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襲。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中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周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邱彪見浚於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

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呂摭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臧梓勤王記云。發書張浚、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俊以初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筆世忠在山東潰散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但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扼之備。惟忠以爲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傅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既正於國章。扶獎阽危。嘉績遂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安。時學士李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邴所草也。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傅、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閒之使爲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召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

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凶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門。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於建康。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權。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爲害。近聞將相大臣。剿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遺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敍。浚知傳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鼐自傳軍中間行至平江。

爲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爲大兵至。安能成事。　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爲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士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僞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讙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　晉寧既陷。金人返軍趨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轝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要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爲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瑴試御史中丞。瑴嘗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　朱勝非閒居錄。十五日晚朝。面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瑴。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瑴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衞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是

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爲激勸。(按)日曆。邵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未知孰是。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爲翰林學士。楙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衞膚敏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卽請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爲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爲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日曆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機謙議集有代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姦邪用事時。固嘗休致矣。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延壽、舒城人也。是日又除劉範殿中侍御史。陸震、施坤左右正言。未見前銜。俟考。(按)日曆及後省題名。三省以今年三月除左史。明年六月罷。而季陵集繳梁揚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蔡密禮兼權給事中。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密禮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又後省題名乃略不載。全不可曉。中書舍人林遹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遹、閩縣人。二凶之亂。遹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遹除中舍及罷。日曆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故因季陵除命遂書之。(按)朱勝非閒居錄。論遹杜門不出。卽是此日。不知何時得祠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眞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御營司統制。彥曰。鴟梟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汙我。卽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

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　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槩爲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專一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在。（槩此除日曆不載。王綱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槩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檝臨安錄云十五日。黃槩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按知縣下原本脫其姓名。）如江寧報李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至江寧。議勤王事。　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遺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削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舍俊無以彈壓。欲紿賊使不致疑。

癸巳。馮檝至杭州。館馬柔吉所。遂詣都堂見朱勝非。且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白之。勝非唯唯。且云。公復見他官否。檝告以張浚致書二將。令檝親致轅門。與論逆順。遂謁二人於軍中。劉正彥語傅曰。張侍郎所論正與初議同。既而引檝與柔吉及王鈞甫同坐。謂檝曰。公必張侍郎腹心人。此事幸勿廣傳。　御營司遣統制官俱重持詔書至平江。撫諭軍民。且代張俊。重至平江。謂俊曰。胡不速之官。此正騎鶴上揚州也。安問人主。俊以告張浚。浚與辛道宗謀作飛書置其座側。若將士將殺之者。重倉皇失措。浚陽使入寓節制司以避之。　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辛道宗見浚。扣以發兵之期。且曰。陸路措置固善。萬一賊邀車駕。由錢塘轉海道。將何以爲計。浚驚

愕未定。道宗言。家有青龍海船甚衆。若載兵由海道趨錢塘。出賊不意。破之必矣。且無後慮。浚異其言。遂以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專一措置海船。仍具奏言。近收開報有海舟數十自通泰來。切慮賊情狡獪。徑犯錢塘。臣已委辛道宗措置海船。捍禦庶二賊不疑。　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眞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閤門祗候張昱自陝府棄城引兵南走。知和州張縝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旦。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於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陵。於屬爲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陵。國勢削甚。顧茲不德。損之又損。尚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　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　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傳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瑴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叩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卽時南來。

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卽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椎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埽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曾擇等行。道日曆不載。今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故附於此日。曆鄭瓛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瓛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甡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恐誤。是時瓛未疏中丞。若擇等行。道果在此前。則瓛疏中不應又有屏之爲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抵牾。按此、史亦繫丁亥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衞守睿聖宮。尙書右丞張澂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傅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轝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轝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轝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轝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淸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轝辭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轝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卽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轝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尙空年號。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例當是漕臣攝府事。未知卽李謨否。建康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躬擐甲冑。據鞍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鎭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晟焞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自新。浚從之。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凶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於外。願齎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

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於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於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諭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卽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繇是士氣甚振。援事迹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遇馮轎言市謂之曰。二凶焰方熾。公以布衣掉三寸舌。忠則忠矣。恐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衡外援。速趨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公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反正。轎深然之。遂握援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凶以三月癸未作亂。後十日轎乃至杭中。此時援已被拘矣。況轎實館馬柔吉所。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詞。恐不能無飾說。今不盡取。平江實錄。援至平江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迹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祕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降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祕閣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瑴論潛善與汪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伯言永州之貶。日曆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爲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日曆。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遭變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通議大夫黃潛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迪功郎吳樞、薛倞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熊克小曆云。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按世忠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肯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疇昔之恩而爲之復讎也。今不取。

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爲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朱勝非閒居錄云。劉光世下統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併殺張和尚而歸。林泉野記云。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斬其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和尚來寇。致書曰。昔張青殺我骨肉。我來復讐。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願死戰。賊敗。和尚爲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爲六軍。軍聲復振。此所云與閒居錄全不同。野記所稱張育。即前知慈州張昱也。張和尚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並削去。庶不失實。

遂趨平江。以德爲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

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轓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傅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以軍行。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卽詭爲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卽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沭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平江實錄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勤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記。朱勝非閒居錄。二凶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卻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七百人。恐非其實。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

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和州觀察使。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俟條畫防秋先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令擴至傅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　是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紿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卽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檝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

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爲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甫疏。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卽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

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爲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抵事垂成。當內急而外示閒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思之。二凶雖已聽順。未曾於都堂顯白指揮。迎請合有章表。二凶亦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蓋自遭變故。五日而得鈞甫。八日而得世修。半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違中心而無疑懼。洎得此檄。使作事端。欲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作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回。見得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指畫。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請。庶顯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答之。傳聞勤王所於民間率斂錢物。不可勝記。以犒設爲名。恣行分受。朝夕飲會。曾無憂國之心。既言大軍已集。何不來。韓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卻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六百人。作前軍來秀州。意欲反正後。自以爲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造行遣。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爲答辭。沈思而諭之曰。公等方以此檄爲非。卻使檄文報答。朝廷在此。而軍中以激相罵。國辭可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起行伍不知事體者不同。先太尉所爲各如何。能遵家法。卽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傳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何必回。既知是張侍郎之意。渠使可罷。以兵樞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世修進曰。檄文詆罵。實不堪。朝廷若行遣張浚爲軍中雪恥。勝如答檄文也。且呂樞密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忘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案此時平江未有檄書。當是傳等得浚二十一日所遺書。有大逆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牘中深斥宦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頤浩爲首。無由罪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傳等得臣責問手書。立乞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遲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刪潤修入。鄭瑴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瑴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

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瑴疏入不出。瑴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案）瑴此疏以甲午上。未知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及是又請置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瑴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瑴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勸四方之兵也。日曆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瑴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嚮初見二年七月丙戌。變姓名爲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致城中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爲范仲熊請也。王庭秀閱世錄云。仲熊與王世修、張逵、王釣甫、馬柔吉皆締曜。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案仲熊嘗爲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仲熊固與軍中迹熟。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朱勝非閒居錄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詰旦早朝。醉身且奏世修語。是日午間。二凶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何言。二凶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領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於崇德縣。余曰。瑀是何人。傅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

次笑曰。公等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勤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經畫軍中聽順。故遲遲其來。借使瑀能勝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阻。玉石俱焚矣。少頃。瑀至。問何故欲出兵爲國生事。瑀曰。世忠向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十餘萬石。三軍戰馬。往往奪去。行至淮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敗兵如此。自當誅戮。尚敢妄言毀辱諸將。瑀實不平。欲往擒之。余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遽遣兵擊回。卽賢先有罪矣。瑀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賢無慮。左右報已迫晚。朝。遂揖退。案張浚復辟記。世忠以十八日丙申至平江。二十一日己亥起發。而已於十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勝非與二凶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則瑀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

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轓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日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轓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轓俱縋入城。翌日。與傅等議於軍中。王世修不可。欲拘轓不遣。浚繆爲書遺轓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爲之。會見望致意。傅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轓由是得免。

壬寅。尚書左丞盧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

命。（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和於金，益奏如封册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犒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顧據形勝，嚴守備，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不解，執議不回，因責授海州安置，翌日上省察復其官。熊克小曆附此事於益初罷政時，而日曆無之，李陵外制集又有路允迪責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略云：習知敵情，嘗講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收存魯之功，豈爲股肱，翻成項領，未知是此時否，今並附見，當求他書考證之。）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封函，以渡江遺棄故也。迪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沈鷙，亦未可遽爲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江固守一策耳。阻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大木爲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撑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撑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不相並，順風縱火者所不能焚。羣木植立相扶，礮車所不能壞，更使厚踰於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爲之，只此一事，當用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諭民出財助國，財既入，則官自募工庀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爲承奉郎。若初爲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郎風耶，何忽如此。靖康初除大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邦昌連姻故召。（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壽之。熊克以若爲晉陵人，趙甡之遺史云，案此註末有脫句。）是日，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熊克小曆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勤王記。）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

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覬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申卽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疾。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臧梓勤王記。頤浩以已亥至平江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同。凡差三日。梓所記恐誤。案梓序云。以頤浩私記事迹并張浚、李承造、邵彪勤王記參照編類。內有日月差異處。親稟頤浩得其次序。然今以諸書互相參考。則浚責郴州之命在二十三日辛丑。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浚責命尙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於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眞無能爲矣。此以勝非聞居錄修入。但聞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曆稱世忠妻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與。張浚復辟記云。傅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淸嚴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五丈河舟師邵靑素爲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靑、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邴等數人上書。亦如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逵與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王鈞甫、轓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卹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轓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略曰。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卽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此詔語據王庭秀閱世錄。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瑴、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留百官班論之。而臺諫惟瑴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於睿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張逵退謂世修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爲然。傅遂易初議。張浚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列無不鼓舞。是日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閱世錄。二十五日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爲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是時庭秀爲臺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閱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睿聖宮。而趙甡之遺史云。百官

朝睿聖宮。謂復辟矣。既至宮。乃請上爲大元帥。及宣詔。百官失色。臣謹按鄭毅奏疏云。昨日宣示詔書。班退詣睿聖宮云云。與庭秀所記合。今從閻世錄。

進士馮轓特補奏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緋。更名康國。康國補官。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朱勝非閒居錄云。二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曰。本蜀人。張侍郎相從多年。今蒙勤王所差齎奏狀。余曰。想見平江傳報不一。今得賢來。見城中次第。可以歸報。翌早。簾前面身奏言。張浚遣進士馮康國持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申。無事。昨夜降出。余曰。奏狀固無事。意欲令康國偵伺城中。浚僚屬甚多。不遣。遣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后曰。有何功勞。便要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衰。大事有緒。所乏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康國引對。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數。二凶知外援之盛。康國回。賜浚優詔。使平江知時事之順。中外合勢。事乃易圖。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通直郎。仍除郎官。賜緋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悉與之。除兵部員外郎遣回。案此所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是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官。馮檝臨安錄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訖。有旨除郎官。此得其實。蓋康國兩至杭州。其引對除郎。有再來之日。而勝非誤記於初來之時耳。熊克小曆繫於十四日壬辰。蓋承秀水錄之誤。臧梓勤王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轓授京秩。此尤差誤。今並不取。

祕書省正字馮檝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恐軍衆尚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檝曰。過計耳。欲入其軍。傳道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檝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已上。亟遽勝非閒居錄修入。檝所著臨安錄云。檝說與康國。昨日謂爲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似我與你同往說賊復辟。我有策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侍郎。令圖之。檝曰。只恐張侍郎。未必有策。我卻有箇策。須

見侍郎方可言。你如白朝堂。令許我出見張侍郎。朝廷今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來機嘗以此意撼張右丞。渠不領解。又白朱丞相。欲詣府第稟事。丞相云。累日頭皆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機見衆宰執同坐。此語如何漏泄。語出即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往。丞相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去。云朝堂不肯。

是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遂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衞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闤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哲、祕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臣謹按印本檄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己亥草檄書王寅傳檄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二十四日草檄書。二十六日傳檄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爲大盡。故差一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傳發耳。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傅爲光世與韓世忠、張浚嘗有語言之隙。壓行間諜。令光世爲己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懽。傳計不行。案光世至平江時。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懽。浚不應誤。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爲大將。不容不如是言之耳。今略刪潤。令不失實。先期告請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以爲貴池丞。朱勝非閒居錄云。二凶趣遣使。勝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仍密留於勤王所。太后喜。已而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胡樞遣人齎狀來云。爲勤王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二凶。自此使議遂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曆不同。而臧梓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指大本及吳時敏也。更須詳考。宮儀圍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逵、吳順皆不從。曰。儀

衆甚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潑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逵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逵開門納之。乃殺彥。梟其首。逵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毅、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毅言。探聞得詔書之意。迺遣閤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聪皇帝爲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爲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睿聪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爲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相。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爲法。天下孰以爲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睿聪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政。以安人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庭秀言。女眞蒂食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彊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官。儼列儀衞。詣睿聪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卽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毅獨對。爲太后言。今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退與庭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詔毅與宰執同對簾前。毅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睿聖

皇帝總令兵馬耳。毅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邴等所上書以示毅、庭秀。毅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澂獨曰。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澂欲行出。毅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沖。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在二十八日丙午。恐不應遲留如此。案馮檝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回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閱世錄附二十七日。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案聞行在句。語意未完。當有脫句。

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瀾堂下。召守臣梁端、通

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俊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燾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學士。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足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僞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沒其實也。傅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紆墓誌及紆所撰辨猶豫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傅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與鄭大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懦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再身奏。邴、瑴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間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朱勝非閒居錄無一字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爲大盡。故差一日也。日曆。瑴之除在甲申。邴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趙甡之遺史。並附丙午。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二十七日乙巳。蓋因朱勝非閒居錄所記也。案日曆。四月一日宰執奏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一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勝非調護曲折。蓋已悉書之。靡有遺佚。惟此一事。勝非分作四月甲辰宰執聚議。乙巳召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赴漏舍。丁未下詔朝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爲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解。此據日曆。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詣都堂。會祕書省正字馮檝見傅於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略謂。今張樞密握兵至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爲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爲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嚴、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爲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爲讎也。與天下爲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爲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

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爲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傅、正彥唯唯。此據馮檝臨安錄。遂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傅面頸發赤。慚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閒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卽廡閒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已上據勝非閒居錄。修入閒居錄又云。余語執政曰。已備下昨夕先與老母別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屢探堂中。余曰。此卽下策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密爲備。二凶若敢不從。闔兩重門。盡行勦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拊。倘或見害。其爲死所。不亦大乎。不敢遽如此者。慮既誅之後。招拊既定。固無事。萬一更有變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非卽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馮檝臨安錄云。檝說二賊頗有

見從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爲二賊先已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刻。二賊出。朱丞相亦出。檝進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今晚朝可來。幕次說。檝隨後到宰執幕次。有七人同坐。檝稟宰執云。早來面公說苗、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爲辨之。丞相云。四事謂何。檝曰。一許其皇帝賜以誓書鐵券。二許其在朝則不解軍務。三許其出外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赦其擅誅內侍之詔。其餘縷縷說之之辭。逼朝未能盡言。丞相云。只今便取決於太后。檝遂退。案此所云與聞居錄全不同。今附此。更須參考。

直龍圖閣王世修爲尚書工部侍郎。朱勝非聞居錄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余謂曰。賢能辨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旦早自酉身具奏。世修語。太后曰。若能成功。何止侍郎。雖執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持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先許除從官。欲令次日除工部侍郎。晚朝引見。面賜金帶。使來早立本班。以示迎請之人。太后欣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曆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躐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卽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張浚復辟記。三十日次吳江縣。案是年三月小盡。當是二十九日丁未。浚誤記也。臧梓勤王記。丙午。離平江府。丁未。次秀州。而復辟記次秀州在四月一日。二書亦不同。案復辟記常誤進一日。四月以後卽不差。今參酌二記附此。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

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日曆三月二十九日聖旨。召李綱總領六路弓兵入援王室。案此事綱尚責海南行狀中亦無之。當考。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之。具令衛士掖以升殿。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巽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軨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是月。迪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爲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鎭東南之勢。錢塘催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唱以高爵。連衡抗我。則江、淮之間。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弛我援兵。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鎭撫之。俾捍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邱、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巽布衣。匹夫見辱。拔

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爲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益募民爲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孫觀撰杞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案杞所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昂、摩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迓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扆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徐州。衆推立爲長。東京留守杜充承制以立爲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　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

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賊馬進號花衲襖。爲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之虹縣歸李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睿聖宮。新除尚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於戶部尚書孫覿。而以錢七百千償之。太后內出札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沖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錯朱勝非明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案〕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遜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

典憲。朱勝非閒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爲皇太后。皇子亦合有恩禮。宜立爲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案)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或是勝非在睿聖宮先奏。閒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邴、鄭瓘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蓋張忠獻之義之功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政使。金不辭而至。上復辟。遂罷之。(案)孝迪與盧益召使在十月戊子。益力辭罷祠在壬寅。時苗、劉尚在朝也。此則以反正後罷時事各異。並不牴牾。

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張忞復爲中書舍人。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姦回。當益爲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戒也。臧梓勤王記云。頤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與賊對壘。能知賊無佗虞乎。對曰。彼怙勢恃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戰矣。(案)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不同。疑臧梓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不取。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爲賊用。願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卽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於四日撤簾。此據勝非閒居錄修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遲二凶出城。亦未

可知。當考。尚書省言親事官李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洲。爲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軍尋訪。收到人補官。此據日歷、會要。未知後如何。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詔將帥非出師臨陣毋得用刑。卽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徽州進士汪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閤門引見上殿。初上旣復辟。有徽士數人。共議欲上書請上聽政。或曰。已復辟矣。奈何更欲上書。或曰。復辟聽政。或是二事。有何不可。訓義曰。請來日謀之。衆皆諾。訓義夜竊其稾。旦詣匭投之。上召對。而訓義爲人庸鄙。上欲招致讜言。乃命爲迪功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遣。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甡之稱訓義紹興二十二年卒於濠州。推官當得其實。是日。馮康國至秀州。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閒居錄所記也。日歷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爾勝非託此事。自四月以後。大率差一日。蓋四月小盡。而勝非誤以爲大盡記之。是以排日互差。宰執朱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卽死。所以隱忍偸生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究知。所有三月五日以後應政事差除等。乞令有司條具取旨。從之。日歷載此奏在初四日。閒居錄云。初二日。余出劄子。乞將三月初五日已後四月初一日已前應朝廷行事。並取索看詳。可行者存之。不可行者罷之。可疑者推治之。上曰。俟如卿所請。批旨行下至晚。二凶來見。三更後。人馬出盡。據此乃初三日事。今移附此日。於是勝非與顏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上不許。上因論勤王事。勝非曰。勤王兵不爲無助。但欲令作聲援。儻進兵交戰。則禍變叵測矣。

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爲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熊克小歷。浚除命在壬子。(案)自撰復辟記云。初三日奉聖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武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逵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爲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爲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案)朱勝非閒居錄乃在初五日壬子。然閒居錄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工部尚書兼侍講王綯兼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乂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應天尹孟庾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爲應天尹。庾、鄆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爲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湔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於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濘。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

能進。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暮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墜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來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爲無助。只要佗作聲援。如遣馮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儻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爲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閒。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鬬。何故傷損。(案)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閱世錄亦云。三日聞韓將軍至臨平。爲二凶誤伏掩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卽遣人說諭云。勤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閒須是速行。但得離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敦遣。余曰。極善。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請設盟誓。兩不相害。此據趙甡之遺史。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夜遁。尙書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尙未可知。闌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於內殿。上嘉勞久之。中興遺史及閱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臧梓勤王記云。光世、浚、世忠夜馳入見上於禁中。蓋三將初二夜先入城。而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閒居錄云。初四日閒。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奔走禁門。欲直入。衞士呵止。遂大毆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簾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簾。慚怍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於殿

廬。因求對。閤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此據勝非閒居錄修。（案）張浚先已除密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錄以爲初五日事。蓋誤。俄有旨。頤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頤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顧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朱勝非閒居錄云。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湜。皆掠其家。今不取也。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日歷。捕斬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案）賞格內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歷蓋誤。今移附五日。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

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麤暴。浚喜事而疏淺。上曰。俱輕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卽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此據勝非閒居錄刪修。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奏外援不爲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諸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浚爲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而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此風不可長也。(案)浚初三日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除近上執政官。恐誤。疑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訾諸人之功。佗書皆無之。今並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案)此時頤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牴牾。勝非退見光世。已下於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略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何信宿之閒。乃爾震驚之遽。深惟非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卽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

祕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旣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過。遂力辭。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頤浩遷五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爲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澂執政纔四十六日。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書。此據季陵外制集增入。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瑴進簽書樞密院事。殿中侍御史王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鞫王世修於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閹官姿橫。及聞王淵爲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於市。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爲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旣而改命。光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歷於庚戌、甲寅兩書之。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其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摭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凶反狀。進士呂擢掌文字有勞。得旨。摭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謚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乾道初賜謚襄閔。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案史元作。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佗。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爲與二凶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爲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閱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遣據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

梟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爲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凶邪。除名。瓊州編管。永載事見三月丁未。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凶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幷修書未成間。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薦於上。遂

以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鼎已見元年二月。命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乏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軍器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點以爲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珏復爲尚書吏部侍郎。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案)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都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故附黃概改除之後。戶部尚書孫覿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爲金撲滿。覿至官。召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令。乃錄入官。人苦其擾。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光之除日歷不載。因劉珏改除附此。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著此爲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案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責爲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宋彥通贈五官制。略云。履危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歷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略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不本

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烏驚魚潰之不暇。尙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堦。以俟昇平爲之未晚。時論以爲當。　是日。附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

庚申。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尙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爲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尙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尙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尙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

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乾道八年二月乙巳又改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 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 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辛未復置寺 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農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 衞尉寺歸兵部後不復置 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 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 皆用軍興併省也祕書少監方閣罷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爲郎出守或奉祠而去於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尙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減尙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爲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秦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 直龍

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爲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無人爲陛下道此。不施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爲執政。此據李邴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爲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辯。喜談兵。故頤浩引用之。　尚書戶部郎中朱異爲江浙隨軍轉運使。　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案）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衛。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令兩浙轉運司運封椿米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瑴衞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時衞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

行。欲使獲俘來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日歷於丁卯日巳書車駕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衢、信州以求擒捕苗傅。

〔案〕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疊差誤。

尙書禮部侍郎衞膚敏未就職。卒於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採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羣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夢立爲皇太子。以工部尙書王綯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拒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大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爲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閒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

是月。以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　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譖之云。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蘄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案)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　淮西安撫司統制劉文舜引衆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案)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　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至。遣士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濘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　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泰野澤閒。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　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閘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

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爲帆。既而義爲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爲邵青所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爲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爲此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廬。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爲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幸請荆南。不從。　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卽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爲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棐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　是日。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愍、歸朝官趙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棫、休爲直祕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廋軍。以城來降。忠愍其先楡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爲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爲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爲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卻恐不然。(案)皓以三月乙酉被旨使金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音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移附此日。庶不牴牾。皓、彥昇弟子也。彥昇、鄱陽人。政和給事中。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爲淮東制置使。資政殿學

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爲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爲強敵、爲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議令呂頤浩奉上幸武昌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案)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蓋指東巡之議。今且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爲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悉罷。悉初入見。言上卽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悉諂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分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陛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爲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已見五月庚辰。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頤浩脫巾衣服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璹爲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遣左副元帥宗維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洪适撰皓行述云。近例。遣使得循職。郎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适與名。三以官其弟姪。(案)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有旨。依傳雱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适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三年還朝。則适、邁已入館矣。官其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時淮南盜賊踵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卽以成知泗州。羈縻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所部衞皓至南京。璹、歷陽人也。此以洪皓行述增修。上遣尼瑪哈書。日歷不載。謹案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卑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此詔布之四方。則使臣不必追諱此事。當略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爲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託事務。仰體國憂。不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簿。選衆所推伏之人爲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檝。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彥文陞職名。日歷無有。今以季陵外制集增入。詔內侍藍珪等並緣苗傅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

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迓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尙何與分戰乎。孝友不從。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使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於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晏已見二年九月甲申）隸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一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己丑。今從熊克小歷）

戊子。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糴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靳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乂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閒不知。謂浚爲慶所執。浮言胥動。眞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罷浚樞筦。以御營使司前軍統制王瓊爲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中興姓氏錄薛慶傳、趙甡之遺史皆云張浚至高郵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之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遣浚出所衙告三千道而館之(案)此卽當時傳聞之詞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七日進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樞密劉子勘會高郵軍屯駐統制官薛慶下將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行無虞居民鬻業係河北忠義之士因金人犯洛州累年堅守勢力不加轉戰千餘里皆會殺獲委有功效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能堅守忠義再立勞績深可嘉尙今依奉聖旨各與轉三官資內存係民兵甲頭至今未曾陳乞正授文帖詔張存轉兩資其借補劉子令尙書省毀抹據此慶求厚賞則有之而所謂迫浚令出官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張浚申本軍使臣韓福喬德建炎三年五月內樞密到承州補正承信郎所有承到張樞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沈思卒。思、眞州人。專上皇爲中書舍人。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儀偕引兵依閣皋於濰洲。

丁酉。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日歷云紆除直祕閣誤也今從紆墓誌

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爲尚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皋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皋。擒翊。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妥者。崇安人。時在傅軍。爲傅謀。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士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善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林杞遣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爲閩憲。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捉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爲大軍所擒。傅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迹。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爲護兵所殺。杞猶以傅追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監司不敢案。杞亟以其罪聞。某人譖於當軸。遂以張政爲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寘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當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據統制詹標申。搜尋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稅戶陸安來報。被賊拿擄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寃屈事。政是徒中反告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託他去告官。林杞爲見張政稱是告捉苗傅之人。有癡自己功賞。問呂熙道。張政是苗傅使臣。只道他捉得苗傅。若送去韓世忠處。壞了我待殺了如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關。報張瑀將兵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因此

急難取首級。林杞言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砍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緣飾。今從史杞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王璽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趣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稽蠡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貺至高郵。遇賊墜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趙甡之遺史云。薛慶之執浚也。慶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眞僞未可知。若殺眞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邪。慶然之。浚遂得歸。〔案〕此亦傳聞之辭。以任貺之死及浚奏劄之語觀之。慶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史所云。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爲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柏縣。土豪董平盡攢集強壯爲兵。朝廷因以爲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己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己陽數牧罪。下襄陽獄。言於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己、純禮子也。純禮、仲淹子。建中尚書右丞。平嘗引衆犯德安府。遣其徒李居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即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

居正。使爲前鋒。大破之。平乃去。〔案〕董平事迹。全不見於史。今以趙甡之遺史、陳規行狀、程昌寓家傳參修。趙甡之載滕牧事於今年六月末。而昌寓家傳載牧與正已自襄陽還攻董平。以八月十九日過蘄州。事亦相近。日歷紹興二年正月二日刑部狀。檢準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知唐州滕牧治事不審。與董平有隙。使軍民無緣安帖等事。奉聖旨。滕牧先次放罷。疾速取勘具案聞奏。本部催促安襄陽府二年半有餘。並無回報。此卽正已所劾也。未知正已過唐的在何時。今但書降旨之日。俟考。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樁收以待詔用。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軍、徽州、廣德軍爲建康府。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此月丁酉。今從日歷。明年六月戊辰又改。

是月。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詔也。此據紹興四年六月元亨陳乞差遣狀修入。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進屯鳴皋山之北。興與其子琮屢擾劫之。進不能安。棄輜重南走。興引衆邀擊。會於魯山縣。賊以精銳逆戰於婆娑店。興之軍以藥箭射進。併中其馬。進死於陣。興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季興者。王屋人。世爲農。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元當以興爲義兵統領。上旣南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間。斷金人糧道。翟興以書幣遺之。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爲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

郎王俊。俊初見元年十二月。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此據俊建炎四年六月自陳狀增入。進餘衆復推其徒劉可爲首。以拒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在陝、蔡之閒。楊進既死。京畿稍寧靜。東京留守杜充乃奉表請上還闕。不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聞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宜行事。充建節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亦不知的在何時。蜀中士大夫家有藏綸言集者。載充此麻。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聞整衆而行。遠舉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離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衞復爲徽猷閣待制。時衞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洲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閤門宣贊舍

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幷。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靖所訴參修熊克小歷云成圍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金。蓋誤成今年冬方入楚州。此時尚在徐也。蓋楚守朱琳以罪去。而賈敦詩實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失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而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佗。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氈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

雖有勳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驁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遠方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淩鑠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撓權。爲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開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衒。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開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咎徵。則狂、恆雨若。急、恆寒若。以今日之事揆之。尚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在天之靈。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刲狐豚。殘虐百姓。如乂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凶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寃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奸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輿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珏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爲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罷安石配饗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

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熊克小歷。已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許之自陳。各以輕重推恩。案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李綱所置。至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要三年六月七日。詔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爲頭。限十日結局。應於以前積壓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經由官司。各不得過三日。克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書。今乃於廢司時書之。以爲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令不取。

權知泰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尚書吏部侍郎劉珏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衞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起復置龍圖閣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尚書吏部侍郎康執權充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從所請也。此據本部題名。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翟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雋在閩中。已棄城走。雋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末嘗爲御史。靖康初。以祕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雋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城中大夫王甡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於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此以趙甡之遺吏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款江西提刑司奏撫州事狀紹興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張致遠乞錄用方昭劄子參修江西所奏稱苗傅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即世清也。

戊午。祕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爲金所蹂。未有守臣。故拔拭用之。向卒不赴。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書向蔭補狀修入。

命江浙、淮南開畎畝瀦水之地。以限戎馬。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日歷確無職名此以諫院題名修入。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此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記日歷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爲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事見元年六月乙亥。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悉朴之農夫。卽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況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院看詳。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爲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己卯。盡罷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月甲戌。以其事體不大。故牽連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歸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

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梅州。

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宣議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其大略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爲堯、舜。爲文、武。爲桀、紂。爲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號爲三傑。然蕭何主筦籥。給軍食。而不預謀議。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鬬。至於韓信。則盡護諸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杜如晦長於斷。王珪、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各效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況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爲。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誼。雷同

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尊主庇民爲心者。欲望聖慈下詔布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威自振。中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將節制之權。疏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祉、建陽人也。祉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求佗書參考。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狀增入。中大夫知信陽軍劉絳除命。郴州編管。以京西都轉運司言。絳正彥叔父。恐難任守臣故也。此以紹興五年又二月十七日絳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亦習水戰。朕不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卿等共觀。庶以知諸將能否。後避敵不克行。詔以防秋在近。自南京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有五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貳。其土軍有闕者。並招塡之。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檝特轉一官。以檝嘗貽書吉傅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檝於上。得召對。檝奏。陛下前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效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爲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問輔臣李邴、鄭瑴曰。果有之。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檝爲尚書司勳員外郎。日歷檝除郎在二十八日乙亥。而檝臨安錄載此省劄在二十四日。今從之。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　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爲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牧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爲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將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六月十日本院奏狀修入。　遂以編修官李唐俊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六月。故附於此。明年七月始正除萬格。　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試尚書兵部侍郎。仍充措置使。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　中奉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爲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崧卿。墨卿弟也。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荊湖南路茶鹽公事。　降充直祕閣知荊南府唐懿復祕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爲發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澀。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孰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寄禮既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故。特用寄禮而罷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爲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爲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固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爲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爲城。長江爲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脣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

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絀。臣願陛下爲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敵勢縱橫。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爲援師。留將相大臣。相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炭。財用塡於溝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宗尹陵所上疏。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臺附見。陵此月末得祠。其建言當亦在此時也。

通直郎新提舉兩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爲太學博士張守所薦也。　徽猷閣待制知鄂州席益再任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陞祕閣修撰。朝議大夫知復州韓儼直祕閣。皆以守境故有是命。季陵外制集有席益知渭州告詞。不知在何時。當考。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淮右。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爲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皆闔。人以爲病。昌寓至。欲盡闢的。又游手雜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此據昌寓家傳修入。家傳云。六月杜充赴

行在。檄公爲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師視事。乙亥。二十日也。故因降詔附見趙甡之遺史。於閏八月書昌寓除留守。十月書昌寓入京師。恐誤。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尙書省出敕。至是言者以爲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惟無以示信。且事體削弱。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遙郡人出告。朝奉、武翼大夫已上出敕。餘並給付身。中書舍人季陵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浚宣撫陝蜀。任太專。非是。議旣忤。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明道宮。旋奪職。祕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尙書禮部員外郎。承事郎胡寅爲駕部員外郎。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祕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日歷不同。當考。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不應。於是珪率衆請降。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丙子。敵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旣而起復奉議郎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爲將。日歷只於正月書貴仲正犯岳、鄂一句。更無首尾。惟紹興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敷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自貴仲正占據州城。蒙朝廷遣大兵殺散。佗書亦無仲正事迹。〔案〕趙甡之遺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卽其人也。故附此。或是千秋爲沿江制置時所招。亦未可知。馮檝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袁植與李允文書云。巴陵先於去年春閒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殘破。則岳州之破決不在此時。但無書考其月日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爲渠成乞贈官狀修入。亦須詳考。